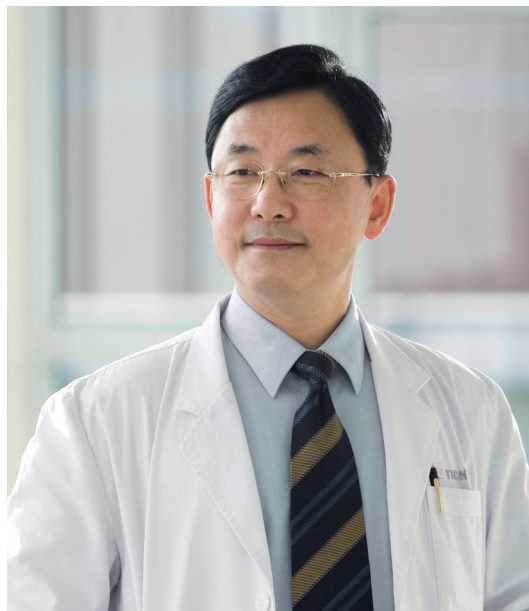




刘晓程

无私无畏创业艰 回首无憾好人生



刘晓程与他的事业“摇篮”阜外医院有三次良缘：第一次，他于1979年9月13日骑着自行车来上研究生；第二次，他于1994年9月4日被委以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与阜外医院再续前缘；第三次，他于2016年1月26日作为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与阜外医院“握手”。

誓立卧薪尝胆志 痛补蹉跎空逝时

1979 年，而立之年的他决定报考研究生，成为一名优秀的心血管外科医生是他的梦想，阜外医院就是他梦想中的殿堂。他写下的三个报考志愿，第一是阜外医院，第二是阜外医院，第三还是阜外医院。刘晓程如愿以偿，成了郭加强教授的开门弟子。

1979 年 9 月 13 日，刘晓程从黑龙江乘火车来到北京。自行车缠着草绳，跟他一起“坐火车”而来。他骑上自行车，循着路直奔阜外医院。经历过蹉跎岁月的刘晓程，面对这座心血管界的神圣殿堂，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

“考入阜外医院之前，我对心血管外科的知识仅限于书本，没有任何感性认识。我从基本理论与技能到辅助科室的轮转，通过刻苦学习不断丰富着自己。”刘晓程回忆。

阜外医院的研究生宿舍里，四人挤一间小屋子。两张床顺着摆放就是房间的长度，横放加一张小桌子就是屋子的宽度。夏天既没空调也没风扇，每间屋子的门口都挂上小布帘，身上长满热痱子的学生们无法消暑纳凉，但求来一股穿堂风。刘晓程在床上铺了个草席，书都靠墙擦着，每天与书为伴入眠。

为了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练习英语口语，刘晓程花了全家年收入的一半买了一款短波功能较强的收录机，每天收听“美国之音”的“特别英语”，听不懂就录下来。15 分钟的节目，他一字一字地查字典，为了不留一个生词，每天都要搞到凌晨三四点。他买来活页纸夹，自制了“美国之音”英语字典。骑车去协和医大上课的途中，他要求自己必须背会 30 个英语单词，于是把纸条夹在两个手刹上。到了学校，30 个单词背完，双手一捏刹车，纸条随风而去。

刘晓程毕业后被留在阜外医院工作。刚刚毕业，他即获得手术机会，为一个名叫刘冉的 5 岁河南男孩主刀。

沈宗林主任问刘晓程：“以前做过吗？”

刘晓程毫不犹豫地答道：“做过。”

其实，此前刘晓程哪有机会做心脏手术呢！“白色谎言”来于自信，而自信源于多年的积累和准备。

沈主任也信任刘晓程，放手让他做，手术成功了。这是刘晓程主刀的第一台心脏手术，是他职业生涯的里程碑。

1984 年，阜外医院破例送 35 岁的刘晓程到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查理王子医院深造。他的努力和进步博得了导师的青睐，获准参加了 640 多例手术，并破格主刀了 70 例手术，其中年龄最大的患者 83 岁。

学业期满，他谢绝了导师的盛情邀请，决心回国效力。回国时，随他一起归来的还有整整两箱国内奇缺的体外循环插管和接头。

在查理王子医院，刘晓程看到这些国内奇缺的耗材用过一次就丢进了垃圾袋，而在国内用过几百次都舍不得丢掉，就对同事们说：“我的国家还不富裕，可不可以请你们别丢掉这些东西，让我攒起来带回国去用？”同事们不但没有耻笑他，反而帮他一根根收集、刷净、消毒和保存起来。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查理王子医院医护人员为刘晓程（右 4）庆祝生日

麻醉科胡小琴主任看到这两箱舶来品十分高兴：“太好了！这可解决大问题了！”

像许多海外归来的学子一样，刘晓程渴望用自己所学的医术尽可能地抢救更多的人。回来不久，医院领导就安排刘晓程管病房。他先后担任所有4个病区的负责人，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给刘晓程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由他手术的一名来自内蒙古的患儿。两岁的他患有法洛三联症。那年刘晓程住在甘家口，医院电话直接打到传达室。老大爷急匆匆地跑到刘晓程家：“刘大夫，医院来电话，病人心跳停了！”刘晓程急忙骑上自行车，火速赶往医院。

刘晓程到医院时，值班医生正奋力抢救，但是患儿心脏仍不复苏。刘晓程果断开胸，为患儿做胸内心脏按压。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却无好转迹象，形势危急。考虑到心脏既有机械衰竭又有电活动停止，刘晓程灵机一动，让护士拿来两个注射针头，扎在心脏上，将两根导线连接到可以释放电脉冲的除颤器上。

刘晓程让同事打开机器发放电脉冲，自己同步徒手按压心脏。在电脉冲加上手捏的同步电机械辅助下，心搏骤停47分钟的心脏终于恢复了跳动！

尽管患儿抢救过来了，但紧急床边开胸使创口发生了严重感染。上级医生要求把胸部敞开，但刘晓程认为这样处理对患儿来说风险太大。他再次大胆尝试，关胸后用稀释碘伏连续冲洗，将患儿体内的脓液冲洗出来。幸运的是，患儿终于闯过两个大关，捡回了一条命。

唯严唯实不唯上 发明创新敢担当

研究生要到各医技科室轮转。刘晓程珍惜一切学习机会丰富自己。轮转到放射科时，他买了一本刘玉清教授刚出的新书。上班时他跟着大家学，晚上如饥似渴地读“天书”。他不仅把印刷有误的地方记在小条上，准

备帮老主任再版校正，还发现了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的地方。经反复思考，他认为观点写反了。对此事，一个小研究生跟大专家是说还是不说？他选择了说。刘教授闻后拍案，并在放射科早会上跟全体医技人员说：“一个轮转的研究生能发现我书中的错误并勇于跟我讲。你们为什么没发现？即使发现了，敢不敢跟我讲？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谁都可能错，要批判地去读书。发现问题要勇于向老师讲，这才叫只服从真理的科学态度！”

在阜外医院工作期间，刘晓程还有许多小发明。

20 世纪 80 年代，微量输液泵问世，为危重患者应用生命攸关的药物提供了精准的手段，但全世界对不同体重的病人却没有一个可以标准化的给药公式。中外学界都把药品配成固定浓度，结果患者因为千克体重不同，输入相同容量的药液，每千克体重获取的药量完全不同，给大家带来了困惑和烦恼。如何使不同体重患者的单位体重药量一致而实施标准化给药呢？针对这个全球都没解决的难题，刘晓程开始反复测算，终于推导出标准化输液公式： $\text{千克体重} \times 3 \text{ 毫克}$ 稀释到 50 毫升注射器里，便可以做到每小时输入 1 毫升，即为每分钟每千克 1 微克。

1986 年，与阜外医院有长期合作关系的美国罗马琳达大学专家团队与刘晓程一起赴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开展对口支援手术。为了给患者标准化输液，刘晓程向外国权威教授展示了自己的计算公式。美国专家都说不可能。经刘晓程一步步展示推算公式后，他们惊呼：“刘医生，你这是全世界首创！”这一公式首先在阜外医院得到推广，30 年来陆续在全国和全球推广，终于使高危药获得了标准化输注。

1983 年的一天，阜外医院因 ICU 有七八名术后昏迷患者，请宣武医院神经科专家会诊。会诊意见是，体外循环导致原本畸形的脑血管出血。

刘晓程并不认同：哪有那么多脑血管畸形呢？体外循环有那么厉害吗？带着这个疑问，他仔细观察各位上级医生的手术过程，愈发怀疑造成昏迷的主要原因是心内排气不彻底，心腔内残留气体流窜到患者脑部引起气栓和脑梗。

针对这一问题，他想出了一个妙招。他到血库要来了最好的铜质输液针头，闷头扎进医院的工具房开始摸索、加工。他将针头截短，用手工锉出了一个长侧孔，使针头扎到升主动脉里时，侧孔的上端恰恰在主动脉内腔最高处。他把针头尾端连接到三通上，使三通的一端连到停跳液上，另一端连到左心引流泵上，使经过这个针头既可给停跳液，又可通过左心泵主动抽吸可能打到主动脉的心内残存气体。由于左心引流泵可以实现主动抽吸、随时变化抽吸速度，再加上停机前他还要求体外循环“回血”使心脏充盈，又要求麻醉给予“大呼吸”，从而做到了彻底排气。使用这一方法之后，刘晓程经手的患者从未发生过昏迷。此法很受大家认同，逐渐在阜外医院推广。此后，“脑血管畸形”所致昏迷不再发生。百特公司吸取了刘晓程的创意，将这套装置商品化了。

刘晓程在阜外医院期间，还成功完成了全院第一例正后壁心肌梗后室壁瘤切除术并搭了两支桥。他建立起液氮保存的同种生物瓣实验室，并将该瓣首次应用于临床，填补了国内空白。

为国为民宁破釜 求真求理愿沉舟

刘晓程在阜外医院这所当年全国唯一的心血管医院工作时，医院全年只能做 1000 例手术，但待入院患者排队达到 14 000 例。即使不再增加一个患者，也要做 14 年！为了限制排队，医院规定一名主治医生一个月只能开 30 张住院单。大部分患者拿不到住院单；而拿到住院单的“幸运者”也经年排不上手术。大多数患者因此耽误了诊治、失去了生命。在没有电话的年代，病案室和各科秘书都写信通知患者入院，经常信寄出去了，却杳无回音。再辗转联系，发现患者早已去世了！

一位来自黑龙江的 27 岁晚期先天性心脏病姑娘来到阜外医院。刘晓程一看，她已经失去了手术机会，就问她为什么不早点来？她哭着说：“8 年前就来了，开了入院单，大夫让我等通知。可我等了 8 年，还等不到入院通知，



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落成剪彩

实在等不了了，才闯来试试。”刘晓程一句话也说不出，他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刘晓程二十来岁时就曾苦恼“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面临这种现实，又迫使他思索“怎样度过此生？”

1987年，刘晓程上交了一份长达10页的《请调报告》。

他说，在阜外医院这8年，他由一名基层医院的普通医生成长为一名心血管外科主治医生，对阜外医院和启蒙导师有着永远不能忘怀的感激与眷恋……“我的离去，对阜外医院的损失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却有可能改变家乡千万人的命运。我正式申请把我当作第一粒种子播下去吧！”

“晓程，我这样器重你、培养你，你到底为什么要走？”老院长郭加强问道。

“老师，我的家乡黑龙江省是心血管病的高发区，十几万心血管患者急需手术，那里更需要我。我准备在家乡建一座心血管病医院！”刘晓程去意已决。郭院长忍痛放行。

1987年6月14日，38岁的刘晓程带着对阜外浓浓的眷恋和深情回到故乡黑龙江省。刘晓程来工作的牡丹江东安医院是区级大集体医院，是全市条件最差的医院，房舍简陋，设备奇缺，全院只有2000平方米、70张床。就在这样一家医院，手术室滴水要支起塑料布，经常停电要打手电、用手摇体外循环机做手术的恶劣条件下，他硬是带领一群没见过心脏手术的人做了600多例手术。得道多助。他的壮举感动了省市、中央领导和中外友人。

1991年7月31日，中国第二所心血管病专科医院——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终于落成。在这里，刘晓程带领大家完成了3000多例手术，还于1992年完成了我国首例心肺联合移植手术。一个个濒死的生命因他而获得了新生。

顺应潮流担重任 进退皆为主义真

1994年，刘晓程正干得热火朝天，中组部的一纸调令调他回京，戏剧性地让他回到职业生涯的摇篮——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担任副院校长。在任副院校长之职的六年里，他担起了繁忙的管理工作，为推进院校事业费尽心血，同时还在北京协和医院创建了心脏外科，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全动脉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在院校六年期间，刘晓程有机会从各种角度和层面关心、支持阜外医院的事业。这第二次“结缘”使他与阜外医院各个层面的朋友又平添了友谊和感情。由于他表现突出，组织上送他到中央党

校学习一年，把他列入晋升梯队。在为事业奋力工作的同时，站在更宏观视野上的他发现了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存在的问题。

深思熟虑后，他认为，医改的走偏、滞后和计划经济的影响是卫生事



刘晓程（中）在牡丹江完成了我国首例心肺联合移植术

业改革不成功的根源。他想有所作为，于是在2001年3月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盐碱荒滩上开始了自己的梦想。天津市各级领导全力支持他创建全新体制的心血管病医院的构想。



2001年10月14日 刘晓程站在医院选址的盐碱地上

52岁的刘晓程再一次吸引了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了新的长征。十六年的拼搏，十六年的心血，终于结出了硕果——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成为全国唯一取消行政级别、取消事业编制、全员社会聘任、全口径社会保险、取消药品加成的公有制医院。这一系列的创新之举与七年后出台的新医改方案完全契合。先进的管理体制，改善了人际关系，激发了在家的热情。这座以“博爱·济世”为院训的公有制医院治疗过外国元首、好莱坞明星、卡塔尔飞行员，也拯救了来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万多名孤贫儿童。它成为全国首家一次性收获三枚国际医疗机构评审联合委员会（JCI）金牌的医院，也成为首家同时通过JCI和美国医疗卫生信息与管理信息系统协会（HIMSS）7级认证的医院。刘晓程与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联手潜心研制的世界领先的第三代磁液悬浮血泵已进入投产阶段。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中国创造的人工心脏必将为晚期心力衰竭患者带来福音。

2016年1月26日，刘晓程第三次和阜外相逢——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纳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管理体系，也与阜外医院签署了

合作共建协议。

学技求艺更效德 师生深情永世存

两次进京圆梦，又两次亲手砸碎坛坛罐罐。刘晓程就是这样一个表里如一、无私无畏、想到即说、说到即干的人。他总是说：“我并没有创什么新，只不过是按规律办，只不过是回归从孙思邈到希波克拉底及古今中外医学事业的本源。”

追忆导师郭加强教授，刘晓程说，导师毕生严谨做人、踏实做事，从来都把帮助别人视为己任。为了普及心血管事业，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2003年9月27日，在为郭加强教授祝贺80寿辰之际，刘晓程作为学生代表发言说，人的一生一闪即逝，郭院长被大家评了十几个全国第一，却少评了一个——他是我国普及心外科的第一人！他把毕生精力都放在培养学生上，不仅培养了院内的学生，也培养了进修生和院外的基层医生。

时光短暂转瞬逝 回首无憾好人生

刘晓程认为，我国不单是经济与科学技术相对落后，还有封建思想的残余及诸多因素造成的低效率和看不见摸不着却处处存在的内耗，体现在扯皮、推诿，有劲儿不使或使不上。

刘晓程在离开阜外医院时，一位同事感慨地说：“你想了我们大家都在想的事，却做了我们还没有勇气做的事。”

刘晓程说：“人生短暂，精力有限，我没时间去琢磨别人怎么看我，也不在意将来的结局如何。我只想按自己的意志去活、去做。至于干多少、走多远都没关系。”

从 1987 年刘晓程去牡丹江至今 30 年过去了。他真是这样做的！

老一代医务工作者、刘晓程母亲的遗训“医乃仁术、好自为之”高悬在他的办公室。相信他会以此为座右铭，为理想而不懈奋斗。

2014 年，刘晓程获中国医院院长最具领导力卓越贡献奖。大会的颁奖词是：这是一位医疗界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一位坐而论道、起而行的知识分子。

文 / 杨萍